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

獒王归乡记

冯桂平 著

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
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

焚王归乡记

冯桂平·著



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冯桂平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葵王归乡记 / 冯桂平著. — 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8.1

(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)

ISBN 978-7-5505-1307-5

I. ①葵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4526号

Aowang Guixiang Ji

葵王归乡记

出 版 人: 刘明辉

策划编辑: 刘明辉 毕华书 马传思

责任编辑: 刘明辉

封面绘图: 王彦开

封面设计: 陈 金

插图绘制: 王彦开

责任校对: 李玉芝

责任印制: 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
地址: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

邮编: 116023

电话: 0411-83621049 / 83621075

传真: 0411-83610391

网址: <http://www.dbjsj.com>

<http://www.dlmpm.com>

邮箱: 2484903367@qq.com

印刷者: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20mm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1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5-1307-5

定 价: 25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目录

Mulu



一、巴勒占堆 / 1

二、冲出铁笼 / 9

三、闹市问路 / 16

四、魔王顿折 / 24

五、流浪汉索朗 / 32

六、声东击西 / 39

七、善良的诺布 / 47

八、长者益西 / 54

九、夜战岗巴拉 / 61

十、扎玛龙王 / 69

十一、德吉的路线 / 77

十二、戏弄与阴谋 / 84





十三、迷途知返 / 92

十四、冤家路窄 / 101

十五、孤独前行 / 108

十六、飞舞大赛 / 116

十七、施恩图报 / 1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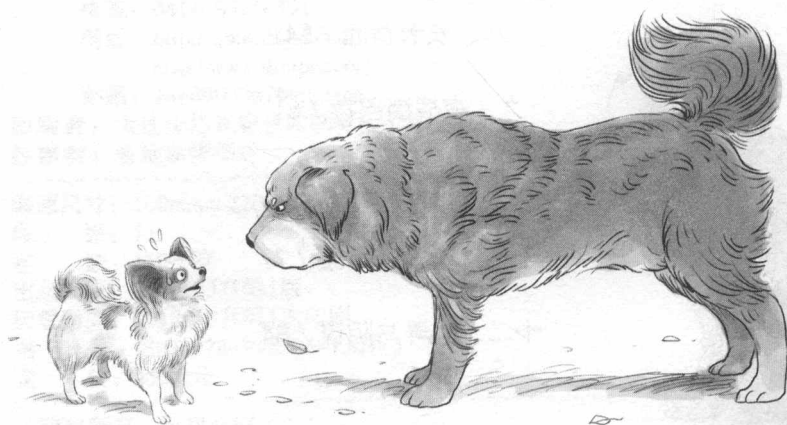
十八、年轻的公驴 / 131

十九、决斗之后 / 139

二十、再次遭遇 / 147

二十一、生死结怨 / 154

二十二、终归故里 / 163





一、巴勒占堆

我是一条藏獒。

我叫巴勒占堆，人们称我巴勒。“巴勒”是老虎的意思，“占堆”是降妖除魔、克敌制胜的意思。

我出生于寺庙，成长于寺庙。僧人给我取名巴勒占堆，寓意是要我成为降妖除魔克敌制胜的老虎，护佑寺院和僧佛。

我出生于措美县古堆乡的让宗寺。我的母亲是让宗寺护院神犬，她是血统纯正的虎头藏獒。我的父亲据说是一代獒王，但谁知道呢，反正我没有见过他。

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去了当巴寺。当巴寺位于措美县乃西乡，我在那里成长为一位新獒王。我不仅护佑当巴寺僧佛的安全，还统领当巴、达尔玛、隆嘎等土地。因为我的领地分布在虾曲河谷的两畔，所以被藏獒们称为“河畔獒王”。

我在当巴寺的生活是幸福、愉快和充实的。当巴寺不是顶高的



地方，那里光照充足，气温比我记忆中的让宗寺更温和。在我的领地上，人类放牧较少，种植青稞、小麦、油菜的多。

在那里，我有一众出色的朋友，有忠诚的配偶。我们坦诚以待，相处融洽。

我经常巡查领地，帮助我的兄弟们击退进犯领地的高原狼、藏马熊、雪豹和其他地区流浪过来的凶猛藏獒。他们尊敬我、拥护我、爱戴我。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放牧，一起战斗。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！直到三个外乡人的到来，他们几乎葬送了我的幸福。

我被偷走了。

那是盛夏时节，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。雪山四周的冰川都融化了，虾曲各条支流的水都涨了起来。雪水滋润了草地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，一派生机盎然。

牛羊的皮毛都变得油亮光滑，他们贪婪地吃着青草，养膘蓄锐，以迎接漫长的冬天。青稞、小麦、荞麦生长得正旺盛，绿油油一片一片的。

在我眼中，最好看的要数油菜花和格桑花了，它们一个是一片片的金黄，另一个是一片片的红白粉紫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我们在花海里穿梭、玩耍，无忧无虑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外乡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当巴村。

那天阳光明媚，卧在寺院门口的我睡得正香，两个当巴村的村民带着三个外乡人来到寺院。他们的着装、相貌、谈吐，甚至身体散发的气味，都标明是外乡人。

我看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不禁有些生气。于是，我抖擞精神，居高临下地冲他们怒吼了几声。他们中的一个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连连后退，脚底一滑，瘫坐在地上。

两个当巴村民急忙拦在我面前，生怕我伤了外乡人。我冲着他们又吼了几声，逼迫他们也退下寺院门口的台阶。这两个村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最近两年，我领地上的几条好獒都被他们带去了外乡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谁知道他们对我忠诚的伙伴做了什么！

寺院堪布这时候出来了，他吆喝了一声，害怕我的不友好惊吓到客人。我回到寺院中间卧下。

堪布迎进了五位客人。两个当巴村民立即向堪布表明来意，那三个外乡人是来购买我的。

在当巴村民与堪布交谈的时候，我留意到那三个外乡人中的一个，蓬头大脸，浑身肥胖圆润，真像我们藏獒中长毛蓬头的獒。他始终盯着我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：“好獒，獒中之王，果真不愧是獒中之王。”

那个蓬头随后向堪布表明，他愿意出三十万元购买我。堪布不为所动，他就加到了五十万元。堪布很客气地把他们送走了。

第二天，那五人又来了。我照例冲着他们一通大吼，吓得他们双腿软如稀泥。他们又向堪布提出七十万元的购买价格，堪布仍不为所动，客气地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第三天，我在前往达尔玛的途中，也就是虾曲河畔的泥土公路上，又遇到了他们。他们开着一辆身躯庞大的汽车，停在我身旁，



这激怒了我。我冲他们大吼，他们便开车往下游缓慢地跑起来。

他们与我要走的是同一条路，所以我假装追逐着他们，一直不停地吼叫。说实在的，好久没有战斗了，我的嗓子沉寂得快要生锈了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一直把他们追赶到去达尔玛的岔路口，他们往北去了，我则向东走。

我回到当巴寺已经是第六天了。堪布知道我作为癸王的职责，无论我出去多少天，他从不责怪我。看到我回来了，他摸着我的头顶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巴勒，你走之后，他们又来了两次，最终提出要给我一百万元买走你。我对他们说，寺院的藏癸是不卖的，就算给我一千万元也不卖。一位僧人会卖掉护院神癸吗？”

当那些外乡人第一次提出要购买我的时候，我一点儿也不担忧。当巴人是轻易不会卖掉自家的藏癸——除了那两个给外乡人领路的败类。寺院更不可能卖掉护院神癸，因为我们是神的护法，僧人会亵渎神灵，会卖掉神灵的坐骑吗？

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，自始至终都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被卖掉。就算某些牧民迫不得已卖掉自家的藏癸，寺院的堪布绝不会卖掉我的。

我照例在领地里巡逻，还与打拉日雪山下来的野狼痛快地干了一仗。隆嘎有一位老牧人，在茶拉托岗下牧羊。他家总共也没养多少羊，更没有放牧的藏癸，深入雪山腹地放牧，被两头高山狼盯上了。

我赶到时，那两头狼已经偷吃了一只羊。我与两头高山狼干了起来，山下的藏癸听到我的叫声，纷纷回应并朝山上赶来。几头狼

已经吃饱，所以无心恋战，迅速逃跑了。

藏獒跑不过野狼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们逃之夭夭了。

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，我一路布防，回到当巴村口的山坡已是深夜。

一辆巨大的汽车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我不由得火冒三丈，因为这辆车不是别人的，正是那三个外乡人的车。他们就在车上，用大灯照着我的双眼，让我差点儿眩晕。

我朝他们怒吼，甚至扑到了车窗玻璃上。无奈他们是藏在车厢里的，我只能恐吓，伤不了他们。

汽车缓缓挪动，就像一只笨拙的巨型猛兽与我周旋。我隐约听懂那个蓬头胖子说不能射到我头部，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有东西扎在腰上，就像一根刺，虽然不疼，但我瞬间浑身酥软，头晕目眩。

我迅速跳入黑暗中，往山坡上逃。没跑几步，四肢已不听大脑使唤，双眼沉重得睁不开了。勉强挣扎了几步，我再也撑不住了，倒在地上。

那五个人把我抬起来的时候我还有意识，但动弹不得，也叫不出声了，甚至连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咆哮都做不到。

当我清醒后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只大铁笼子里，铁笼子装在汽车后备厢里。铁笼子靠着汽车后排座位的一面装了木板，所以我的爪子伤不着他们。

我不断咆哮。他们发现我清醒了，停车打开后备厢的门，观察了我一会儿，然后又关上后备厢，继续赶路。无论我再怎么咆哮，



他们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了。

我发现他们在向北走，第一个被我认出的地点是德穷村。这个村子我很熟悉，虽然是黑夜，但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汽车又高又大，视野很开阔，这让我稍微放松，只要记住去往哪里，我总会想办法回来的。

接着到了乃西村，也是我比较熟悉的村子。我意识到他们会去措美县，那个我去了好几趟的县城。但是，汽车没有在措美县停留。

措美县是我到过的最北的地方，过了措美县就是陌生之地了，于是我又惊慌地大吼起来。

汽车继续向北走，最后进入了一片大草原。这是一片我从未见过的草原，在夏日里，它比我的家乡当巴更美丽。

他们在草原里停下车，然后，两个当巴村的败类离开了。我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吼，恨不能冲过去把他们撕成碎片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的几个忠诚而优秀的伙伴是怎么平白无故消失的，他们都跟我一样，是被这些败类偷走卖掉的啊！

剩下的三个外乡人想在车上睡觉，但我不会让他们如愿的。我不断咆哮，抓着铁笼子。他们很无奈，又开动车子往前走。

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我听到了“哲古镇”的字眼，于是突然醒悟了：他们已经到了哲古草原。

我经常听藏獒和藏民们谈起哲古草原，它是围绕在哲古措周围的草原，夏季风光美丽无比。现在看周围的景色，的确是哲古草原，我的祖先就是哲古草原上的牧犬。



在靠近城镇的地方，他们把车停下。车上留着一个人，其余两个人寻找地方睡觉去了。因为我的叫声使他们无法入睡。

这时天已亮了，我看清了所在地点的面貌。东方是一面巨大的湖，它就是传说中的哲古措，湖的四周正是哲古草原。

哲古措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湖，而且非常美，但我没有心情欣赏。



二、冲出铁笼

他们从哲古镇出发正是中午，那两个坏蛋休息好了，显得格外有精神，还扔给我几块熟牛肉。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他们的食物。

汽车驶离哲古镇时，我看到东面有一座非常峻拔的雪山。它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有如神灵下凡。我记住了这座雪山，因为在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，只要能看见这座雪山，我就能找到返回哲古草原的路。

接着，汽车翻山越岭，驶过一座挂满风马旗的山口，下山之后，从一面小湖旁经过，然后进入平坦的川地，汽车随之加速起来。

不久，汽车驶过一座比措美县城更大的城镇，但它没有停留。车路越来越平坦宽敞，汽车飞驰得越来越快。我不禁又着急咆哮起来。

汽车最终驶出了那条宽阔平坦的川地。在川地山口，有一座空前大的城镇出现了。高楼林立，道路纵横，我眼花缭乱，几乎晕头



转向。

汽车仍没有停留，而且跑得更快了。我好不容易弄清楚它是向西方行驶的，因为夕阳西下，汽车迎着夕阳飞奔，是正西方向。

车路的北面紧邻一条非常宽阔的河流，我们是逆流而上的。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河流。我家乡的虾曲算是大河了，但与它相比，就像大树的一根小枝丫。

汽车始终不曾停歇，一直驶到黑夜降临。最终它又向东或者北走，由于没有了太阳作为参考，我迷失了方向。

汽车最终驶入一座比先前的山口更大的城市，我完全迷失了方向感，不计其数的道路、楼房和汽车使我几乎晕倒。我想，完了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他们把车停在一间房子里，因为我的叫声打扰了附近的人。我不断咆哮、怒吼、跳跃着，并且决不吃他们抛给我的食物。

可是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长时间不吃不喝，再加上不断咆哮、跳跃，我嗓子都沙哑了，身体也快虚脱了。

这时候我想到了死亡，绝食而死。我是虾曲河畔的癸王，决不能离开我的故土，那里有我要保护的僧人和寺院，有我要保护的藏民和牲畜，那里有我忠诚的伙伴，有我的自由、欢乐和尊严。

我停止了吠叫，无精打采地趴在笼子里。

那个蓬头胖子以为我出身寺院，只食素不食肉，在尝试给我多种食物后，他才明白我要绝食而死。

他久久凝视着我说：“癸王要死了，真是可惜，你可是一代癸

王啊！”

我听了这话很悲伤，我可能要死了，一代樊王不是轰轰烈烈战死在草原上，而是饿死在铁笼子里，这哪里是什么英勇悲壮，这简直是委屈窝囊啊！

我思考了很久，终于想明白了，我暂且还不能饿死。

死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的。不管这些外乡人把我带到了哪里，如果有一天我决定饿死自己，随时都可以。为什么非要现在饿死自己呢？我还有无限的希望！

我想到这些人也许会把我留在这座大城市里，只要有一天我获得自由，就能返回家乡。

想到这点，我意识到暂且是不能死的，我还有无限希望，有无限的可能。

我决不会忘记家乡的，决不会背弃我的领地，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不了家乡，那再咬舌自尽或者绝食饿死也不迟。

我想通了，不仅不能饿死自己，还要积蓄力量，等待逃跑的时机来临。于是我悄无声息地吃掉了笼子里的熟牛肉，喝足了水，安静地睡觉，以弥补这两天躁动吠叫消耗的体力。

我渐渐恢复了体力，却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。我不能表现出先前的凶猛了，他们看到我生龙活虎就会开心，再也不会担忧我。

我要伪装，要骗过他们的眼睛。这几天，蓬头胖子每隔一会儿就会来看我，他用棍子戳我，想激起我的斗志。尽管内心愤怒，但我假装再也没有精神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



他还试探着与我交流，但我坚决不与他对视。他趁着我睡着的时候，把手伸进笼子里，抚摸我的尾巴和后腿。我感觉到了，仍假装没有察觉。

蓬头胖子的殷勤使我心生疑虑，他想干什么？他的脸上是讨好、巴结的神情。他想与我套近乎，成为我的朋友！

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他想成为我的新主人。我隐约感觉到机会来临了，必须把握好这次机会。

当他再把牛肉抛给我的时候，我当着他的面把肉吃进肚子里。他冲着我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和手势，说着各种各样套近乎的话，做着各种各样巴结的表情，但我无所表示。

他尝试着用手抚摸我的头。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但不能操之

